

剩男过年回家叹“可怕”



(第 26 期)

地点：四川省安岳县

要能说动的话世界上就没有剩男剩女了。来说去都是那样，他们也说不出个什么花儿来，乡言：就是一只耳朵进，一只耳朵出嘛，反正说

——高中同学小W



安岳县山湾村，故乡老宅已被拆了，昔日的记忆不再，这是院子里的邻居房子。



大年初一，整个家族的人一起逛公园，这些亲友对我都是反复“叮嘱”。



大年初二，行走在祭扫的乡土田间。

直到大年初二祭祖，我才知道我老家那村子叫山湾村，一个百度地图放到最大才能找到的地方。我出生在县城，上学就到了市里。

阴着天，下着雨，进村的路，烂泥下面有了水泥地。从前，烂泥下面还是烂泥。

10多年过去了，这是我第二次回老家，到祖辈的坟前汇报工作。上次汇报好像是读完大学本科刚工作那会儿。我们老人家习惯祭祀时把祝福语和想念的话说出来，什么保佑平安、发财之类的。轮到我三叩首，我习惯心里默念：这些年，我读了研，当过老师，转行当了记者……

有一点我很清楚。我按长辈心意嘴里出声念叨：下次一定带曾孙、曾孙女过来看你们老人家……

祭祀完毕，老爹一个人在奶奶坟前待了半个多小时。

老爹到底说了些啥，我没问，不过应该有一项议程是关于我的婚事。反正后来吃饭时，不明真相的老家亲戚们一提这事，他的脸色就出奇难看。

那些年 遗憾的感情

其实老爹老娘早就享受过婚礼拜高堂的快感。我亲妹结婚，他们坐在椅子上脸都笑出了花。还有，老娘总喜欢提我5岁时和邻居家小妹过家家拜堂成亲的事，尤其是我居然在磕头时弄出来一个响屁，然后她不歇气儿哈哈大笑半分钟。

从小学到高中，我也算是乖宝宝，按照爸爸妈妈指示不谈恋爱，好好学习。

在我那堆清一色女孩子的亲戚里，以及历来阴盛阳衰的同学堆里，我居然活着出来了。虽然其间也写过小纸条，传过英文情书，闹过不大不小的绯闻，也有过和邻居家小妹听音乐交往过密被父母约谈的不良记录，但总体来说没谈恋爱。

那些年头，不仅父母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这些小屁孩谈恋爱，连邻居和居委会大妈都会打小报告。

大学后，老爹实行了不鼓励、不限制的新政策。他知道我差不多偷偷谈了4年恋爱，临近毕业时他还不掩饰对那重庆姑娘的好感。可是，大学恋情在毕业后异地生活中自然解体。

随后，我仿佛被施了魔咒。学习、工作、转行、跳槽，每两三年走过一个城市，再留下一段感情的遗憾。曾因异地读研而遗憾分手，曾有过想结婚被拆散，曾有被追婚而逃避，曾有被疯狂的感情逼着逃离一座城市，反正就是不成正果。

而这几年当了记者，辗转于中国各个省份，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绝对不超过一个月，囊中羞涩买不起北京的房子，谈恋爱的机会几乎

为零，于是顺理成章成了大龄剩男。

第一怕 忧心的父母

老爹今年彻底退休。

我觉得他是个有传奇经历的人，当红卫兵时去北京见过毛主席，当通讯兵时差点介入印巴战争，在拉萨时亲历过打砸抢，快退休了还被汶川地震给吓唬一下。不像我，经历的所有大事都不是我身上发生的，只是个旁观者。

我基本上遗传了他早年的不安分基因，所以老爹老娘不得不忍受我早几年时不断挪地儿折腾。

但他们的警惕性还是一直有的。2007年春节时，老爹趁着吃饭，交代我一条准则：“你可以不带，但是不能租。”电视、电影已经教会了他一些预防招数，所以我心安理得了几年，没有狗急跳墙地租女友，冒充恋人回家。

他严禁我随便带女孩子回家充数，“你要带的，必须是你想和她结婚的”。这是分量很重的一个要求，对于我，能到现在还不结婚，必定不属于那种因结婚而结婚的人。带女友回家哄父母是一回事，妥协又是另一回事。

他不赞成我闪婚。他认为理想的模式，是谈3年再结婚。而这模式对我而言越来越奢侈了。

所以现在，老爹真坐不住了。他是个很传统的人，我们家是男性三代单传。

连着几年，他发动他所有的资源为我寻找相亲机会。偏偏我又是一个极度慢热、不热衷相亲的人，每次他找来的机会，总被我以各种出差、各种忙为借口推掉。

到最后，他只能在电话里用幽怨的语气说：“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第二怕 尴尬的同学会

每逢春节，但凡剩男剩女都有几件烦恼不已的事情，其中一项就是同学会。

1月27日，高中女同学小W发来短信，“你没来，我好可怜”，“只有我单身”。又是一年同学会，高中同学纷纷拖家带口而来，聊的话题不离孩子、老公老婆，小W如坐针毡。

小W未婚，是娇小可爱的那种。她曾有过感情经历，在成都都有自己的生意，特别忙，每星期都有出差。小W不能容忍不如自己的男朋友，拒绝姐弟恋，太优秀的男士会选更年轻漂亮的，而年龄合适又靠谱的男士她又没时间陪。她有过的中意的，对方不能忍受她长期出差不顾家，没成。现在她连相亲都懒得去。

小W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住一栋楼的同事。他的身体状况不好，长期靠昂贵

的药保养，他盼着抱外孙的心情想必不输我老爹。但小W在C市发展，父亲在L市，鞭长莫及，不能天天催着她少出差，多相亲。

两位老爹以前在楼上楼下碰到都少不了交流。小W和我都心知肚明他们想撮合我们，但不成的就不会成，如果非要去想原因：太熟了，不好下手。

小W和我能寻找温暖的单身盟友日益萎缩。去年，几位玩儿够了的同学也结婚了；丑得天昏地暗的也有了恋爱对象。

最后的单身俱乐部成员，据我所知还有3个：小W、我，还有个女同学小L。小L正在读耶鲁的博士后，去年在北京高校任教和去美国读书之间，选择了更有挑战性的后者。一个原本漂亮飘逸的女孩子天天泡在实验室，估计只能在试管、烧杯之间选一样谈恋爱了。

前年同学会，自打惊悉离婚的同班同学数量已超过未婚的，那时我就打定主意不轻易参加这种聚会。我知道那个曾经聚在一起聊足球、聊明星、聊家国的时代，已经远去。

第三怕 亲友的训诫

1月28日晚上，姑爷喝醉了，摊在沙发上训诫。

我已记不清他说什么了。大约是一些要事业，也要爱情之类的话，说了足有一个小时。

29日晚上，小W在电话中教我经验：就是一只耳朵进，一只耳朵出嘛，反正说来说去都是那样，他们也说不出个什么花儿来，要能说动的话世界上就没有剩男剩女了。

又不是第一天当剩男，这话权当共勉吧。

过年几天，我每去一个地方都能被久不相见的人瞧出端倪并大加训诫一顿。

例如出门，老爹、老妈，妹妹、妹夫、外甥女，姑姑、姑爷，我……整个春节，所有人都把我与23岁刚毕业的小弟弟，以及正在读初一的13岁小弟弟划为一类，我们都正好相差10岁。

总有许久不见的长辈会顺口一问：你没带老婆回来？我就只好红着脸埋头支支吾吾。

从20岁到30岁，过年时听到的关于结婚的叮嘱频率与时间，连续几年在以几何级数增长。

三姑六婆，差不多以做论文般严谨的格式，从工作性质、经济收入、内外条件、配对类型等方面框架式出谋划策，甚至还有星座版、血型版、生肖版的。

头两年相亲节目热播，亲戚们也曾构思给电视上的相亲节目打电话替我报名。

天哪，这个速食的时代，结婚真的太可怕了。

本报记者 吴伟